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遜志齋集卷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李大任

遜志齋集卷二十

明　方孝孺　撰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五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於家公曰美哉子求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内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緊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

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羌鄰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為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如何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於世公之文章

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寓于嫠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闔之雪之俾大以光尊之扶之使之大行告於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閭里或周其囏或開其昏凡力可為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為學天容地負懷公與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盖將在此天末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於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

虞不能服駕出於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為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内世謂止此遺其粱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令也既亡民實無禄寥寥聖道疇引疇續昔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於天薄宦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

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允匪人為曷以為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為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
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
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讒之置於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
禄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
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内所稀謗
與身亡德為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兹粗有知實公
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

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櫝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尚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人遊戲世俗粃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禄刑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閧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山館置於家細析密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翼孟宗韓沿洙遵洛箪瓢陋室若飫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徃蜀萬里西行

怡然瞑目當始戒遂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為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乎天一官蜀口益亦天意承乏校文私情幸遂公墓於䕫拜謁靡遑孀孤滿目與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禄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為身將纉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尚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幾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闕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

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慼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彚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恠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

濆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内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葢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

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噭噭哭于山巔與水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偲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殽注滄海以為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為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為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

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
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燿夷夏而家無百金之
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
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怔怒哉然身既没而人主之知愈
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
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
賜賚乎孫婺復閔悼其墳墓為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
早為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

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兹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兎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鵷鷺愛緣大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穀與清醑皆賜物而匪沾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束素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於枯鷃雀嘲之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鼃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謗毀山

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蓍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
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内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於門有
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滸麟踣而亡羣犬
交吠物之見恠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兹賢
王誠明濬哲興懷先正追悼黄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
每覩遺文軫䘏𥨸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
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
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歳月遄邁忽二十

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青城矗天羣僊所都公神不亡其在兹乎

祭太史公遷葬文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與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涘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為掩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禄位而俱頹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

瀾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為之追念子孫篤守其遺緒而賢王為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既屈之餘也尚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絶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啟迪於將來玆者自蜀告歸為位一奠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

微笑猶彷彿想像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奚為為天所惡謂為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靳宜與禍并汲水於隣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劍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奇恒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扶發幽秘陵轢鬼神讖切

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矧造化者寧不譴訶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禄不逮嗣人以為報道不在此其中所蓄月朗日温著為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玄酒大羮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宇宙奚古奚今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

獨得余復何嗟為天下惜斯道不振文獘質凋環目顧之一何寥寥茲已可憾聞者嘆咨況在不肖嘗辱見知違濶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愈遠彌燿敘奠矢辭知己是報

重告胡先生墓

宋元之隆天下大同薦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見之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二公之德各致其崇先生

以介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峭拔穹窿如粟於饑如裘於冬人被其利莫知其功往者太史致政而東先生來見皤然兩翁東人聚觀曰我父兄西人嘆言邦國未空顧登壽考顧履顯融内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為禎祥以誇無窮云胡皇天降此薦凶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而成一日而失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闡孰一風俗變壞孰救其疾其頹孰扶其潰孰窒有邪有詖孰正孰黜有慕乎善孰為引掖太史

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天充地塞何能泯滅為坏土抑舒而為風鬱而為魄蒸為雨露盪為霹靂誰謂冥冥而不赫赫有戾乎理尊榮安逸人或不誅先生是蹈道行義屈伏困阨先生上訴福佑是錫不合於人天之所德不遇一時後世取則長山蒼蒼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戴先生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婺為之宗各尊所聞以

紹大統風行日舒山立海溴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明天子長山華川内外㟷峙惟九靈公逺跡自藏嬉遊物表不耀其章辟諸寶器致用先毀顧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為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自不可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囿大化如氷在川成壊斯須安可控摶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

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尚俟來者

祭王文節公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為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

閭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鷃雀虫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藴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王久墜之興致四海於平治極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豎謀孽間搆卒俾蒼黄奔走於西南萬里之滇僰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流離遷徙之迍邅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叵信為之悼屈而銜冤及今皇之繼

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於庶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於殿陛而達於旒扆之前於以有學士之贈於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没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為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忒吾由是知天之可恃善之

可必人患不力於為善而不患為善之無傳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禄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僊乃知讒佞之排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轗軻之困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夙昔或尚友於簡編情不能自已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

而復告以兹言

祭鄭仲舒太常

嗚呼世之仕者恒以困州縣沉下僚為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僊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為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禄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娱意而便體公之身道

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於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為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洒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為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幾及百年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子不幸而弗獲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人焉曰

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于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為善茫茫之緒誰為之繼而尚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没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况孝孺之

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
釣游於麟溪之滸眺望於芝山之顛促席飛觴會一時
之英傑揮毫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為最久而
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顔以為公
精强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余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
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歳尚綿
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余既憂苦百罹而公
翩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

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冤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為通而輕銳以為儇也狼戾以為能而刻深以圖一巳之安也求如公之静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鴟鳶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為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

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誄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為然乎

祭吳樗菴先生

余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淑吾身惟茲先友當時之彥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四顧興嗟幸公尚存誰實無良忍速公死堂堂民望於今盡矣惟公之生玉質金聲儼如列僊温粹而清據席談笑羣言咸廢尤善為詩尚友百世酒酣意適奮筆吟哦睥

睨曹劉謂不足多玄思妙語神搆鬼設獨得於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嘆莫已知人之不知豈特其詩仕非其志未老而退彼敢欺天謂公附勢曷不與辨以死自明義弗受辱視死反輕人之有終理所必至孰能久生閲世自肆古昔所傳惟僊能然超乎物表不履憂患昔慕願與僊爲傳死而有知必從之遊人之有生憂讒畏毀公之至樂迺自今始羣愚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僊孰不喜公爲公之計死未爲失況享高年踰六望七昔

我先人五十而終以公觀之所得已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俗淪胥以敗此獨為善衆視若仇彼為不善覆謂良謀善不勝惡人事之變是非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不死者長寧若小人溘焉而亡念昔造門公迎以笑豈知今也哭公以吊已矣我公人邪天邪悠悠此哀為誰言邪嗚呼哀哉尚享

祭葉夷仲主事

嗚呼天禍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溘死無遺我自結

髪出遊天下所交所事皆名世者曾未十年零落西東
哀訃日聞寰海為空嗟嗟夫子博辯俊傑妙齡挺秀揚
聲楚越束書上馬翺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駭驚國不
可為智者所畏退處兵間初匪其志天戈南麾溟波不
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蠻王島侯祇命震悚南金大貝
稽首來奉帝嘉勞績俾佐一州入宰畿縣奏課最優遠
郡不治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跡觴詠當宁興歎在廷
乏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刀筆章程衆趨刻覈顰蹙坐

曹謂匪吾職羣士大比兩司文衡宸眷方隆縉紳所榮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齒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公與公最驩我為童穉輙覯公文謂公名人非我敢見乃辱愛知不我愚賤譽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實忝同徽舟行千里連床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橫溢公留我歸有喜有悲我以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謗小人所怯公氣益壯契濶還里于今四年嘗歸覲父一見即旋示我以文論當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

老士譽所宗辟雍玉堂贊德紀功孰知此別終天莫覿忍不少留俾發蒙瞽人邪天邪誰識其因人理多辟天豈亦然凡天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傳雖亡不泯才之難兼古昔所疑或工於文拙於猷為或訥於言或昧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適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冥冥終古晣晣彼庸狡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穢若鴟鳶事久跡明公可無憾我悲吾道為天所厭既窮吾身又奪其儔顧瞻四

方誰與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趨哭淚滴衾枕

歲且周矣哀不弭忘纍纍諸孫若在我旁貧不能振仰

愧平昔文以告哀情何有極嗚呼哀哉尚享

祭郭士淵

寧海為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實難為賢至於近世諸

老盡歿天啟其端俊傑乃出嗟嗟君子蚤有譽聞在庠

序間已驚其羣昔被薦書翱翔太學抗疏殿庭觀者膽

落欲收其功先挫其鋩歛而不施其聲愈揚在歲已未

余從太史至於京師閱天下士孰不奮筆自擬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采粲然辨峭暢達波濤之壯鷹隼之決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子才稱之羣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子先墓使永不墜嘗為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予鮮朋友亦喜得子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仰首視天曠視九州子繼居憂予亦還里往來問難情義益美遊並予轂息聯予床凡予所聞無或閟藏予之金華子將赴闕自期即歸

當與子別予留子去不相聞知思子無悲謂見有期孰云君子而竟止此不與子面乃聞子死子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言予不之聽或言吾子近頗嗜飲予曰不然子慎而審孰是不慎以殞厥身孰是不思殲此良人嗟嗟吾子子果死耶胡不子留俾文邦家况子之才可以用世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行道烜赫聲名天胡不然置子于毒困于讒構身死名辱衆人無知謗謂子狂紛紛矇瞽烏識否臧微生好直

匡章不孝茍徵孔孟是非曷較子之言行予實知之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為斯道慟非予之私

祭許士脩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謳以嬉濯人肺腸俾蛻汚卑凡厥

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可望為哲為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怍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汚濁不發其光卒斂而藏天果何為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為可厭斁清都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子來歸翺翔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孰謂

子夭吾見子壽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予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顔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實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予以托不朽予今死矣予復何為天苟相予不負子知子喪在堂予處堊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弔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

哀哉尚享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死何異孰為不亡死而無愧惟予仲珩俯仰不慙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予名蠻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夭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窘於所遇

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醢死宰予族夷袞衣大圭為百世師田恒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搆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為虺蜮子之端直當為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没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

胥欲裂乖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貶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為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大夫人墓于蘿山吾欲祔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儵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牢木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為屢嘆而深嗟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皙宛如處子操筆

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煐若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嘆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衰麻哭踊招徠魂爽於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卭巴及今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即位召為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録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

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閈以婆娑何期一疾僅隔數日重入子室男哭袒而女號髽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茀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為光華

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翅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䍒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

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秔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為富且貴夫孰以為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内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鄒博士

士生於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於始而困於終不

惟由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既對策大庭而慕乎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聖明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為博士而俾同脩金匱石室之書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搢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宫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搆罹於凶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於海内姓名著於辟雍有禄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

與同況乎天子憫念者臣賜棺以華其斂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惆然俊傑之生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叙哀而酹酒一以慰先生於溟漠一以寫吾心之沖沖

祭趙希顔

天道至神為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間

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胥子湯文之德而夏臺羑
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於齊梁
短於臧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智尚有所
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黙識乎斯理也久矣
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顔嗟吾希顔文學之郃足以冠西
蜀數十州之士譽聞之著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
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於名侯與大藩衆力推
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為予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

冀幡然而薦至豈竟死乎空山嘗熟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粗完夫豈希顏之智足以取此兮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兮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道以保身則易抵巇以徼福則難嗟吾希顏既有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尚何遺憾乎人寰彼憸狡之蚩蚩急營利而自殘始攘奪於毫毛卒顛隮於穽淵以彼較得失於此分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

言予獨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聊寓哀於此文

祭童伯禮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勝恩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吾子愛友弟昆同爨合藏矢死靡分衆皆蚩蚩適已忘物既充厥家他人遑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於艱窮捨取則弗人厚於躬薄於奉先貴為公卿寢薦豆籩孰如吾子祠廟是虔歲時烝嘗其儀秩然鄙夫蓄財吝嗇自

封三牲私室實庖靡供孰如吾子待士敬恭冠蓋盈門曾無怠容彼氓寡知謂學無益騁私角慧詆慢耆德吾子懲之聞善必式寶愛訓言如金如璧惟篤孝弟以弘惠仁虛心屈體于賢于實觀于其庭長幼振振嗟我鄉閭疇與為隣予昔卧病杜門避咎子招我遊欣然為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與子黃髪燕喜宦學于秦不見七年每以書來慰我憂悁祝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留永閟九泉荒荒我里士習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

救松栢之萎荊棘之茂追爾之亡我心孔疚秀目長身玉雪其顔夢寢見之儼乎其存馳觴往奠不接笑言序德告哀以慰子孫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於梁詔歸故鄉携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鬚須髪為白曁予至官靡有安宅三歳奔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以春公屢

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遽甥曰我翁慎毋我
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泣
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今歲歸省舊廬豈
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
甚厚姻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
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云誰在目然公為人知命達生
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
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

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從兄希聲代家兄作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禄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在旁勞勣

扶持不形言色令之子弟如汝者誰汝之操行莫此為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酹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尚享

東陽葛府君誄有序

東陽為婺上邑葛氏又為東陽貴族在宋理宗時太師端獻公洪以儒術參知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後贈朝奉郎君子謂其有遺德焉越四世而處士實生諱碞字夢賢其氣端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義忠信為

本處士生而不獲有一命之爵年六十又五而終門人咸哀傷以為天不可知或曰不然天與人恒相勝而不能相兼受於天過厚者其於人也必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兼而全之者數百歳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奔走窮中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者惟無得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為聖人位為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也人而得其清明淑粹者又鮮也

天下無一日而無主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為公侯者比肩而賢者累百世無一焉爵禄滿行多如蝟毛而善人舉世無幾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基上世之餘德而天畀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邪戾之氣操詭隨之行秉凶暴之德雖都大位秪為細人耳其生也孰懷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輕奚待校耶於是其門人咸曰宜誄宜謚某曰處士受於天者信厚矣然有

一憾焉使處士之善得施被其德沾其澤者豈其微哉
而不少試以死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古之悼
不幸者有誄節惠易名者有謚處士之守道弗貳不亦
靖乎誠篤無偽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而誄之可也
其門人皆曰然乃誄以辭其辭曰葛氏蔓延江淮之間
歷歲二千不大而綿稚川避世吏隱以賢厥胄孔碩吳
寧是遷吳寧有葛積久而殷侃侃太師秉國之鈞不悍
以剛不懦以仁非爽于儀允矣大臣爰有良工太師之

季人奮以趨獨戢以避嗜道若飴畏利猶虺世蓄不施以篤厥裔於淑處士天賦之英師聖友賢佩準蹈繩內誠而方外柔而明趍善遺榮粱肉羣經羣經紛如辭輿義鴻衆說交羅喧蛙聚蠡導其指歸百川之東閉塞以通實虛以充孰謂韋布綺繡之華孰謂藜糗鍾鼎奚加維義之安維道之耆萬物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視之作則有善斯程懷愆斯革人恃有師天奪何亟壽匪弗崇爵則靡錫嗚呼哀哉彼末之康文駟錦衣彼德之

涼位則孔巍既掊以肥又禄而尸獨閟其逢俾澤弗施
天之降哀有緐其彙或昬以囂或駁以戾戾雖纓裳德
則弗類疇若處士天爵之備聖有尼父位不公卿賢維
子輿困於縱横厚取於天奚可損不得於人斯道乃
明嗟嗟處士處困而亨弗怍於衷弗愧於生諸生纍纍
如喪父兄不顯其躬而榮厥名我傷匪他傷此下民水
涸於淵苗槁於田能為者人不能者天自昔已然將誰
之懟古有昭則易名以謚揆行伊靖考德孔懿薦兹嘉

號以永弗墜我思檄猷是以陳誄

鄭府君哀辭

洪武丁巳秋九月十日浦陽義門八世之長鄭府君年七十有二卒於家卒之明日其鄉之耋老子弟相携而來哭如失父母而哀三日舉邑之縉紳士大夫皆來哭如哭親戚而哀十日之内凡數百里之中聞府君之名者皆走來吊其容戚戚然如哭朋友嗚嗚相泣而不忍去則各來告於某曰哀之而哭不若哀之以辭為其可

以久而傳也吾今之哭非不哀也聲已絶而遂已矣雖欲求之不可得已故昔之人往往宣之於辭因其辭而著其哀雖相去千里相後千載讀其辭其哀宛然也子曷為我圖之某曰雖然昔人之為辭以哀死者於生無與其人或有天下望被其澤不幸而蚤死有文章不能致通顯而遂貧困以死或死於逆旅之舍而父母不知或非其罪而横罹夭折或宗祀之重繫其一身既死而無子孫以承之葬埋之不時祭享之無主其姓名泯没

而不傳是誠可哀也故從而為辭以道情情悲闕
言後而意愈深使人讀之而不能成聲歌之而泣淚沾
襟今府君則不然雖未嘗澤被天下而孝友為一家之
政雖不致通顯而彰大其家義聲聞乎四方家之綱紀
整肅内外合族皆屏氣曲躬立兩序惟府君言是從禮
焉而禮具樂焉而樂具授几杖而倚笑談其惟所欲而
陳乎前是不可謂之貧困也年登乎七十壽終乎正寢
子孫林立乎疏幕之下葬以時而祭有主家有範而墓

有銘夫若是可謂之至幸矣聞其事者且將羡慕之不暇而何不幸之可哀乎客曰雖然以府君之身言之固無可憾也人之哀之者豈特哀其身哉哀吾民之不幸也夫府君者邑之善士也吾邑而得善士饑有所賙而寒有所恤難有所赴而學有所師其有益於民大矣吾民之不幸而府君以卒豈得無哀乎若止哀其身則一人之私耳而豈吾之哀府君者乎某於是無以詰之也因思今年之夏拜府君於地華軒下府君不以其穉賤

肅而置之賓位所以遇某者甚厚府君之卒嘗趨而哭哭而哀矣感府君之獨禮我也而不知府君之遇夫人舉若是其厚而人之哀府君者皆若是之深也嗚呼善人之有功於民也如此哉於府君而不哀以辭將為誰而哀乎况某之不文而敢惜乎府君諱渭字伯陽云其辭曰人之生死兮萬有不齊五福具享兮亦復何悲身雖無悲兮人則爾思人思何為兮喪厥表儀以義名門兮十世于兹漸仁習禮兮肅穆而熙先生尸之兮以和

勝威動一誠物兮不順不違大孰聯輯兮小孰携不畏
以趨兮不慢以欺言惟忠信兮左矩右規家法孔儼兮
鄉邦是推爾紛我解兮我賙爾饑父老有望兮子弟有
師嗚呼人兮胡不順順善人之亡兮衆庶疇依將奔慟
兮遐邇畢來曷為而然兮懿德致之德可感人兮亘古
如斯嗟今之人兮胡寧不為多脱誤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於宋之季世功德被於

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鋭而才良好强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彊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於外歸諦視其姿狀輒嘆曰舉莫如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

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為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為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嚚童惡子狠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為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為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

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嚚且惡者多存而固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為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夭者固有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為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於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

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為人既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姿鸞麟兮貔虎力綽秀姣兮爗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温未加弁兮𡨴脩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讐子美好兮死誰尤既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兮燭眇忽覘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强兮轡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麋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

儗兮令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嚚昏兮穩姦慝身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恢奇躬夭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朽夭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奚為兮去疇往英靈滅兮將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

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為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為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為雌為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纘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為守

空幃兮夜凄凄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纑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煢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褫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顧為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

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婭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為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為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

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語呉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絲衣翩翩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爾兮死無哀孱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恐(疑作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

史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煒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床兮哭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顙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

遜志齋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遜志齋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李大任

遜志齋集卷二十一

明 方孝孺 撰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

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為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
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銜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
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
廬玄英處士於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
緱城里世敦儒術為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
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炯
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
曾祖姑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

十餘暗記五經為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為神童稍長閱關閩遺書歎曰為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為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横分豎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為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為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語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

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為知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覲南宋故都為文貰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為異人會番昜董彜先生為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辨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

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淛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努以白金募民為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努曰民之為盜者或迫於饑寒或祛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為兵幾何不首為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努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努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 遵達

實哩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為副先君上書陳劉捕之畧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咲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説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洒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鶡冠操戈劒從權貴剽刼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

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為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為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强除暴歛明教化其畧以為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變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歛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

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為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礲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為空遠者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為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

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遣餞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

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
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幕二百斤時十月
未嘗附火而幕則葢公宗垣實無私用者强卒以此誣
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
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於京師享年
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為非常
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為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
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

得叱呵之日引耆耋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
聖廟頽壞先君聘前進士為師弟子未備者選克之役
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為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
地為射圃造弓矢置旋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
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為師為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
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斑斑間出郡邑之內
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
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

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册書列民之丁產為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它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於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

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
雨雪霑㲄過半民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産者十八
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𢷬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
倉糧絶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
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為便就輸郡倉而俾濟
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即以聞戶部戶部
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𢷬揮挾貴人勢當五
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穡哀號即工聲聞數里旦

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為密聞中書衆以為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羣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甍甍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

郡完熟人以為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無巳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録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為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為穽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

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巳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别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徴州縣吏皆以隷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托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蔵之緩急之期一自巳出由是吏獘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

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饑殍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脩飾壇墠置祭器祭服湢澣之類躬親為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

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為炭穿土穴藏氷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搆石為閘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艱之役閘丁絙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囷蓄糧火屢為災先君教民為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為曹互相救恤火患為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閒雖無事終日

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公牘堆几羣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為政

以教化為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為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為禮久乃化服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已吾不忍為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掛楹亦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為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

閤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畢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刼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巳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為懸棄之至敗臭乃巳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饑與食不能行者僦舟

以送之同郡士為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貲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先君歳買布帛以遺之日名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禄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却去曰禄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為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紓軍食或請先君為家計

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
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葦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
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
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兖州守因童進
二水瓜先君答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為他郡縣
令以一㷭鴈侑書先君卻去與絶交或以為大甚先君
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
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

甚觱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髭須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為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邱園傳其業於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

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
曷可量耶先君所為文辭多不留槀有汗漫集若干卷
藏於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
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
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
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
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
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

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髙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殁殁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

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彥超由會稽從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

夫生二子曰永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濤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某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為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稜先生黄文獻公師之後為銘其墓妣傅氏府君性髙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争迎為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

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
森森如度視府君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
繼府君屢試有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
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
司因用為婺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
為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名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
勸之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
所居戶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羣儒迎謁為禮畢俯

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荅府君每留坐與之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淳漓隨問隨荅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即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婺益加功常山人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禕補皆業儒而禕從黃文獻公學頡頏儕輩間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貫名士金華胡公翰交為

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忘其老之將至年七十
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於家六月某日葬崇德鄉青
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諱貞處士宲之女好學知義
理通醫藥星歷之書其舅患臂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
久而不倦涖家御子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口授之晚好
浮屠老子書時焚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
不暫閑以今洪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
辰十二月某日穸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

紹紳孫女二人適傅完傅霖曾孫男十一人曰裯曰秩曰穆曰稷曰程曰穰曰稌曰稙曰稔曰稚女五人禕入
國朝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孫辱與禐交讀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禐而狀府君羣行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剛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

父松母徐氏府君少倜儻負氣節讀書畧通大義以薦爲台州路學録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門廵檢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難決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鬬相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憾而去國朝洪武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丞王茫入于海府君與其友蔣公某謀曰狂竪虜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然事聞於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薤粉吾曹可坐視而不救耶令能先格殺

為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矣府君遂募民為兵掩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衆喻之曰若曹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為民則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聞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為鬼矣狀上京師賜白金若干兩府君家素多貲至府君貲益羸然不以此自豪甲身好士人有遇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恒病鄉鄰弟子

不學欲割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為忠信人晚受誣逮京師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八聞者為之歎泣先娶葉氏早卒生一子用喁好學有文晚娶董氏許氏生一子甫一歲府君柩南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俾某狀其事某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有劉將軍者狗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强壯拜馬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詔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内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

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禄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為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七十怯懦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磨𥼶刷汙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瘳乃置刀盂上而禱於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

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頓顙於地顙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乎知刀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裹瘡戒左右弗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羹喜為之握箸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持歸遺母母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守不變

如父母何哉攜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為盡力多錢家
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貿遷日分其息十之二府
君繇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
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帛若干視其名則市中
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遺田宅契書於路
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
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叩頭謝曰公活我氊工王
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煙府君憫之天明攜錢二

十緡潛投窻隙而去歉歲出糶有寠人來糴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糴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儆舍以館而食之癘

氣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為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紙為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於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師問府君欲何

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於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配蔣氏贈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於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女三人一夭二適某某孫男四人紹緒紳某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沒明年莊自員外郎

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柞大母宋氏公生而廣顙豐頤英穎異凡輩少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奇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渾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安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頷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紿宋公宋公乃頷之如平時

吏退公徐問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紿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為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繫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强欲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為工部主事轉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

御史臺都事入中書為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為郎中出為河間都轉運鹽使平江闕運糧萬戶闕就以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為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參政事出蒞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闢燕兩郡荒田以給邊郡命公為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禄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禄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為中書左丞公

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為矣
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於家時年七十有一
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於家年八
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
居廷中有大論議謇謇不少阿屈聞者悚然托克托丞相
尤禮憚之目為鐵虎張公它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
為如何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盡其方為刑部時
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為

盜也瞯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為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為之祈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為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達理以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

宼請其家貲公謂閹竪蓄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
疾邪多類此然常傅以平恕時海内既多故驍民常仗
劔跨馬横閭里刼財貨以給禦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
連罪且及其姻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為惡者家且
不恤况姻鄰乎使姻鄰畏法迺而從盜愈盛矣妖寇有
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
皆欲論誅之公為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縱
遣之去僚屬譁言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

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具以情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鈔二十倍而法偽造鈔者不以赦原偽鹽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為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戸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脩戰具以

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饑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洽於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貲者給牛畀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為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内行育弟之孤子如已子為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内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禄

賜不私於家雅有威重据鞍執鞚不左右顧與人坐語
竟日身不少側美鬚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
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辨為文辭有氣有法度
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
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為某官公薨在元亡之後
史臣不為立傳太常不為定謚而其行能傳之於人者
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
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諠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

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
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
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為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
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為可用
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
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
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
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

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勑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為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為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為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

為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犯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為良民炎復擇其勇徤者練為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為衆所服者為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禦無事罷歸為農閧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强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

二人問有才者録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劒送炎炎作詩以為劒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荅逡廵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滚滚不休畧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

於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為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爆鴈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劒割鴈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為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於金陵南門外

聚寶山甲辰贈徵仕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為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於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覯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為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于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為氏自漢至今不絶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於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脩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為人

忘其為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即為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以為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

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絶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為樂最深閒以其意為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别為號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為己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為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

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理也積
氣得之以為物始積滓得之以為物母燭乎兩間者得
之以為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洚水稷得之以粒黎
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為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飲水飯
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樂世之所樂者貴與
富也罄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亦不能守也藉
能守之覷覷然如鼠食乎機罨之傍且囓且目委尾而
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

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為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某曰予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為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藴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為彼耶從兄閧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為諸生同舍治經為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靳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為欵狎其所為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固貧當其為學饑渴

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半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閧於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為非義或飲酒懽笑聞其欬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於京師試列髙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

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横奴視吏民不為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為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牀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内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廄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為難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已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

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為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祗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為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為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月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於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於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

為學從兄藴德方進德卒時為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吊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琟余昔至京師見琟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屨間矍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少貶而進德亦喜琟為人古

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琟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夫

詹嵎傳

詹嵎字國嚚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繇於官者大家惟吴氏最豪貴舍其家生嵎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敖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吴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

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昺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儒昺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昺談者其師去昺遂為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為禮稱詹先生不敢慢昺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昺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

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為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為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愚有才以計獲之愚為所獲無奈因為之盡力為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愚治愚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於愚持不可曰令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愚獄半載乃釋復起為上

虞制上虞與偽呉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
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於庭引一驛丞責以
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
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説皆長跪以言不敢舉
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
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鼎
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
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

國珍懼乘樓船遁於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為計昺為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為右丞昺亦召至京師昺為書萬餘言詣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為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昺楊憲為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陜去數年憲敗凡為憲用者皆受誅昺賴此以免在陜七年大臣薦昺名於朝昺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陜昺恐還為人所輕咲以背屬掾史顧

留掾為之言於丞相曰詹愚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
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名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名見愚問
之愚鬚髯甚美又能為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
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愚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
郎中吏部請命愚為之丞相曰吾同事以愚才不可使
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寮
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愚在勝百輩其見
稱如此愚在刑部一以寛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

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昺有贓御史覆昺昺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昺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誅昺與百餘人皆死昺坐罪薄有才人惜之昺為文章氣欿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陜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昺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為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為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

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

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内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疎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

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凡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

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

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

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兒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苦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

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為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為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録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為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

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為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為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為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為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令弗恚也孟兼陽為好言曰須删脩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駡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荒山谷中縱為人衣

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斂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㖶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謬為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為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為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遻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為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

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名孟兼以諡文至上
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
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為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
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
未幾除孟兼為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
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
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如畏鬼神聲聞朝
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

親選拜官妻女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俟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為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名守卒答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説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刋大明寳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貫錢民以爲病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謫篚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於朝其僚吏皆大慑勸印

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為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名笞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為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横否者且為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擿拏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為之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為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為禮孟兼坐受其拜

不荅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於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為宜然孟兼中實無憸賊之心祗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為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為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畧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於此酷厥有自哉

芒荄公傳

芒荄公者世莫知其為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山

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為老氏者咸推以為宗其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脫於難後復來江南道益尊人稱之為天師異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天師為稱號禮下之甚至芒茐公其裔也芒茐公姿顔如玉雪目瞳子爍爍有異光少襲祖父爵傳其業其所授徒遍海内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興雲雨探造化取徵驗

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芒茇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名至闕下道途所繇閭井市巷民聞芒茇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不得行芒茇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井立涸飲其水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茇公事者相增加歎語以為天人而芒茇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老子以無為為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蓋神其道而後教行闕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於龍虎山之芝渠峯黜嗜欲薄於自奉以虛靜為極

以無言為教初多藝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為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闕指太虛示之無為之言亦推老子太古其言不滯於物不淪於闕故其號之曰芒荄公録其所言云贊曰老子後得其道者為列禦冦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子言偽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觀曹參闕好莊周言又多奇能使盡用之術豈不多也欲其自得者深矣

菜根居士傳

菜根居士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伉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為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臺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為誰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因號之曰菜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面折之善輒稱服又能料事當

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爭推其才識與交者
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皆傾心為之盡而居
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客至擷蔬啐酒既飲醉輒
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
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可居官累官於時每使其言不
能容接人然亦率不為人欺是以人愛其寛而伏其明
去為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
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 闕

緱城生曰吾嘗與菜根居士游怪其時卻肉食居士曰子知味之為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菜味肉則肉非菜也以肉味菜則菜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其可味也哉故又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為論著之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者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闕

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世家

故多難厭世俗芬華事自汚棄遺業屏處耆山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欵狎若甚好之者而忘其非巳類也别號友鹿耆山之人皆稱之為友鹿翁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豁然累散家財貸貧民不能償輒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其心者因絶弗與人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顔面煜煜有光望之者疑其為列僊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

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巳者以翁之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憸巧之人而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若使吾有以自娛物皆可以為徒苟無得乎巳夫孰肯與吾友哉昔舜以大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為善者愛之徒翁其近是

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荅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蓧接輿輩皆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恂恂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真超乎世俗之表者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大笑生傳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畧曉達世事居家以行

義聞然善笑未嘗有威容每讀古書觀其得失禍福感
應之理觸於中輒仰首大笑彌時不止聞人道當時賢
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大笑為何生笑
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非大異於人也
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為質巨為壽久人
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即化其為物一也而俗以能予
奪祥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訾以為天之尤豈不妄
哉以人視天天固蒼然大也以蟻虱蛙黽視人亦猶人

之視天乎人曷嘗能制蟻虫蛙黽之命哉或有踐撲涵
蓄之者偶然爾夫億兆之人在天下不啻如蟻虫蛙黽
之多天必人人而察之以紀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
勞乎且天之所具以為用者日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
至近也猶耳目鼻口之於人至切也而且不能使其無
差忒薄食之灾况能禍福乎故為善惡而期天必報者
惑也不可準怠而不為善者尤惑也堯舜之無子孔子
顔回之厄天盜跖之壽且樂皆適然耳天何與乎人頋

嘵嘵辨之以為有定未定而必冀其報或又戚戚然懼其不足恃豈不皆大可笑乎吾少時亦嘗思聖賢憂世之説矣慨然悔悟以為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職不得不憂若我於巳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益也闕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者陳吾前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為憂則我死於憂久矣又曰富貴

貧賤所以榮辱恒人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以慕惡為心而惟笑以處之毀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為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之聞毀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敵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惟其身之欲是榮欲忽焉而俱滅彼蚩蚩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

其儕亦大笑不省也間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辨上下古今數千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俛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為號云生王氏名某字某説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病焉以為士不值則樂道爾奚為戚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而不

知止者遠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畧不拘與羣兒嬉遨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

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轂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劒知兵而長於為文轂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暨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濵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為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為樂驩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為人共瞷指咲之

以為真狂或又疑其為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美服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污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為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為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為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為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

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於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者名第台之寧海人也父國真故邑大家延儒傅之能為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江浦魏氏子

順之同受春秋穎悟精勤嘗與仲武較藝大為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悌元時以貲雄於鄉為里主常儲錢百錠為官用鈌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民德之呼為魏百錠父恩能賙人之急寒者與衣饑者與食死而不能葬者與棺櫘國真聞之歎曰求福無如積善脩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生二女而順之卒婦年僅二十四即以猶子較為嗣誓不它適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强迎之歸奪其志節婦聞之

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為魏氏婦死為魏氏鬼爾吾弗歸也堅不為動其兄不能奪較甫七歲晨昏教養至於成立為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較巳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惕勵無毫髮增損於前人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為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三尚康強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怠人人以為節義所報較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曰江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為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產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溲惡或時污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筋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為每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

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及舅姑卒相夫奉喪葬於内外細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畧條理既而家浸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蚤世諸子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内有法長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賔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

升小民以為病會賢母家為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寧出巳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隣縣饑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饑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它人宜減息一斗以為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於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内貸麥者利其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為童母恩巳母好施予孤弱不能

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為之娶婦使成家業如是者二十餘人人或告饑推食以予之遇人有急度其事可解屬諸子為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不可者戒弗為其揣料世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適于婢僕指稱之人人察其饑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今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奉養祇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者皆致拜而去稱賢母云贊曰天

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智識淺蔽所蘄少不讐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世人家之興廢多由於婦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暴逆狠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也氣之所感名各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祖姑雖古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婦人所難也卒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㬎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㬎而愛之擇所居得嚴某歸其家鄉隣以為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瞷視其所為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闈無譁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饘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窶薄其父母富憐㬎獨貧將召而勞之㬎雅自脩飭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

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經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藏也奉而韜於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為諸暨金生有賢行既而妻於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晨昏侍

牀下煮糜煉藥踞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
憂慼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嘆及至姑所強為喜悅
之色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
天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
悲哀無已聞者為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獨
居間一至其家即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家嘗遇盜賊夫
處山中金攜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可保委
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出墓文歸

其夫其夫驚喜曰背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眞吾婦也後生子材娶宋闕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

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氏婦矣觀其競競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遜志齋集卷二十一